

鸦头



鸦 头

鸦
头

原著：蒲 松 龄
改编：陈 元 宁
绘画：王 丽 铭
封面：杜 滋 龄
扫描：小 葵
脚本：菱 纱
制作：玉 娇 龙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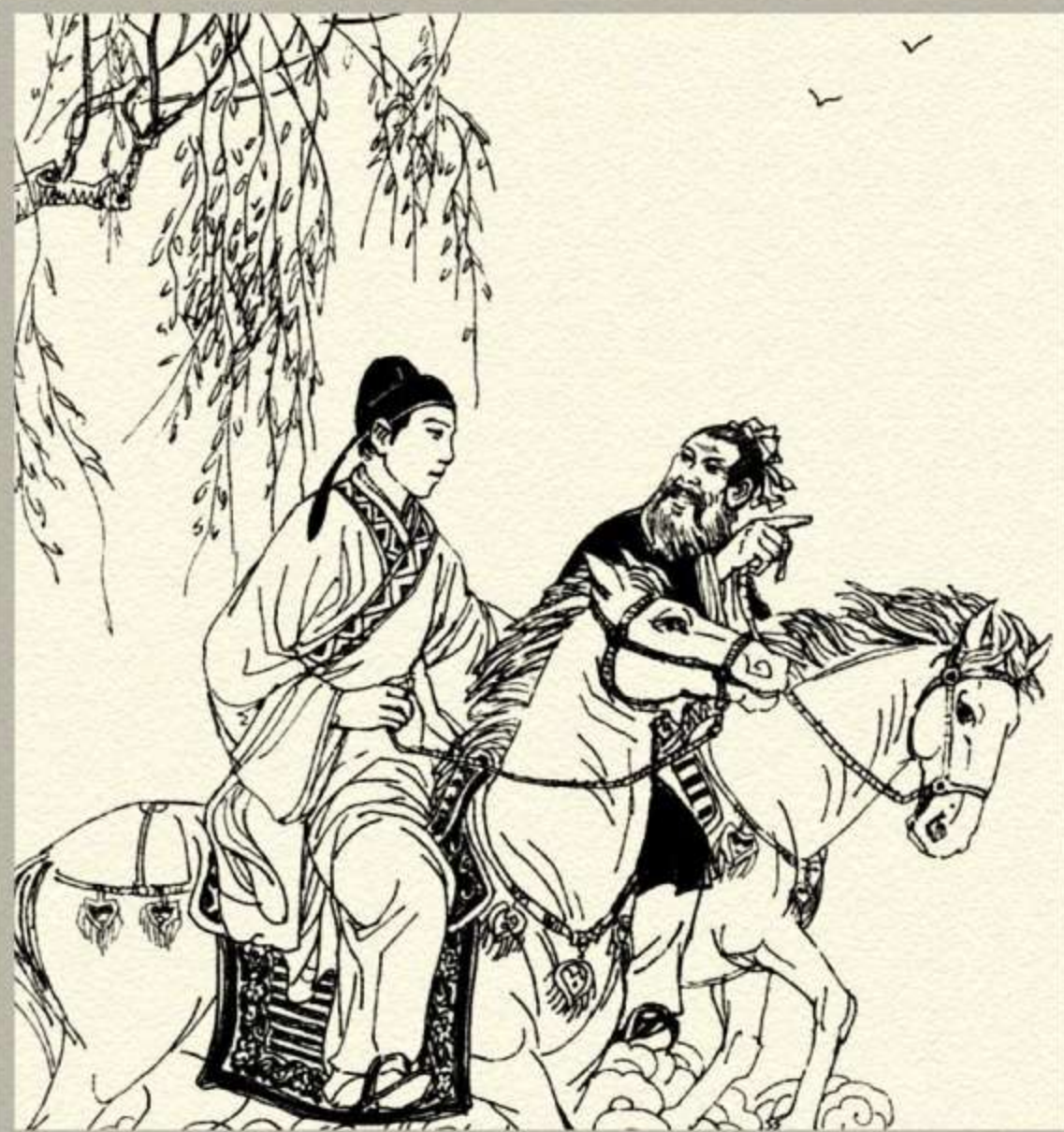


内容介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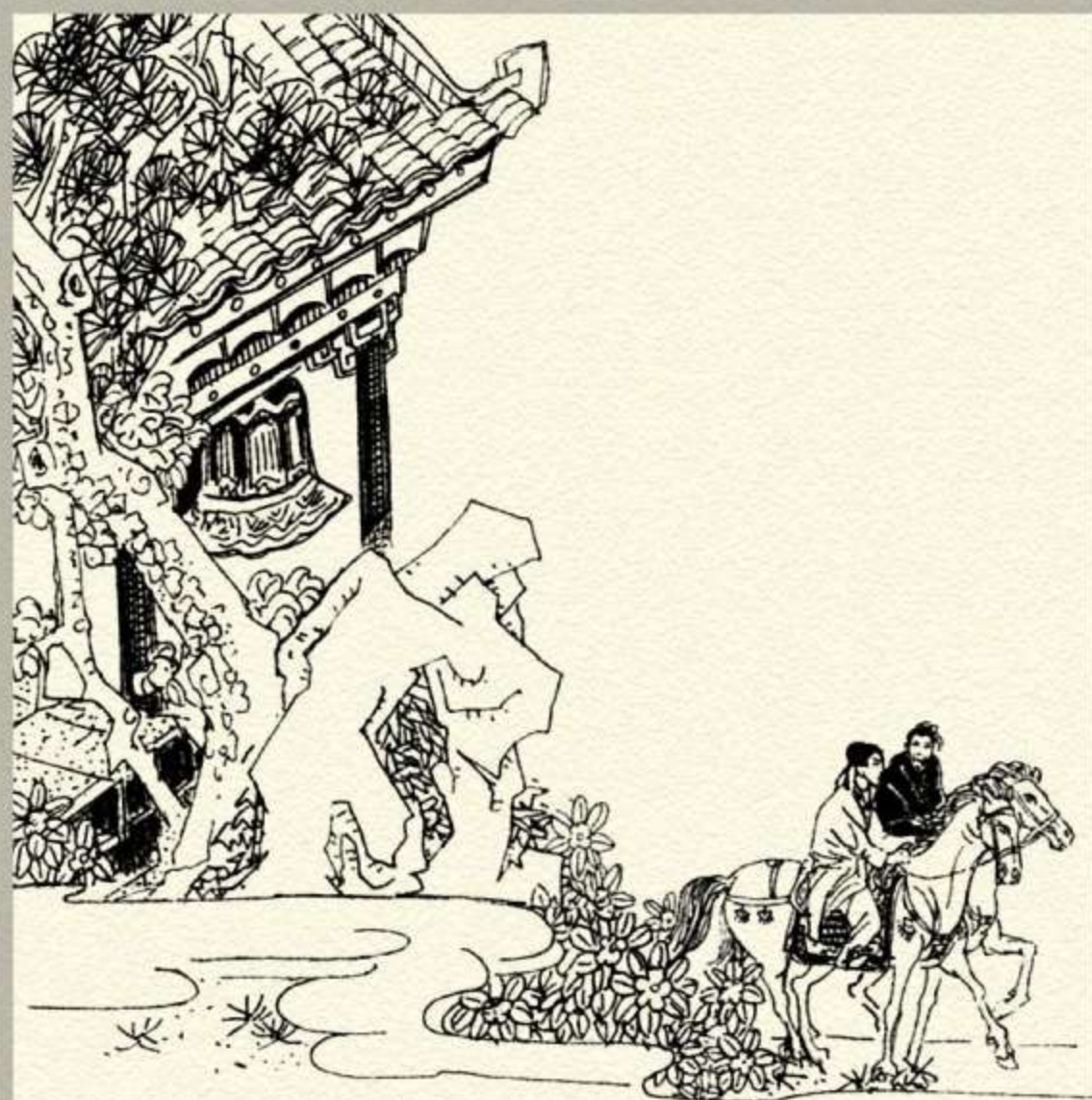
狐女鸦头，聪慧、美貌而善良。故事描写鸦头和书生王文结为夫妻后，遭到了鸩母吴婆的迫害。鸦头虽备受凌辱，终不肯就范。后来，其子王孜长大成人，杀死了狠毒的鸩母，一家人终于团圆。



从前，山东东昌府有一个少年书生王文，为人敦厚朴实。有一次，他和老仆刘忠到湖北去游览。



渡過黃河，他們弄舟登岸，王文貪看沿途景致，只管放鬆繮繩緩緩而行。這天，天色向晚，他還留戀于清溪古剎之間，劉忠不住催促，他才策馬往县城馳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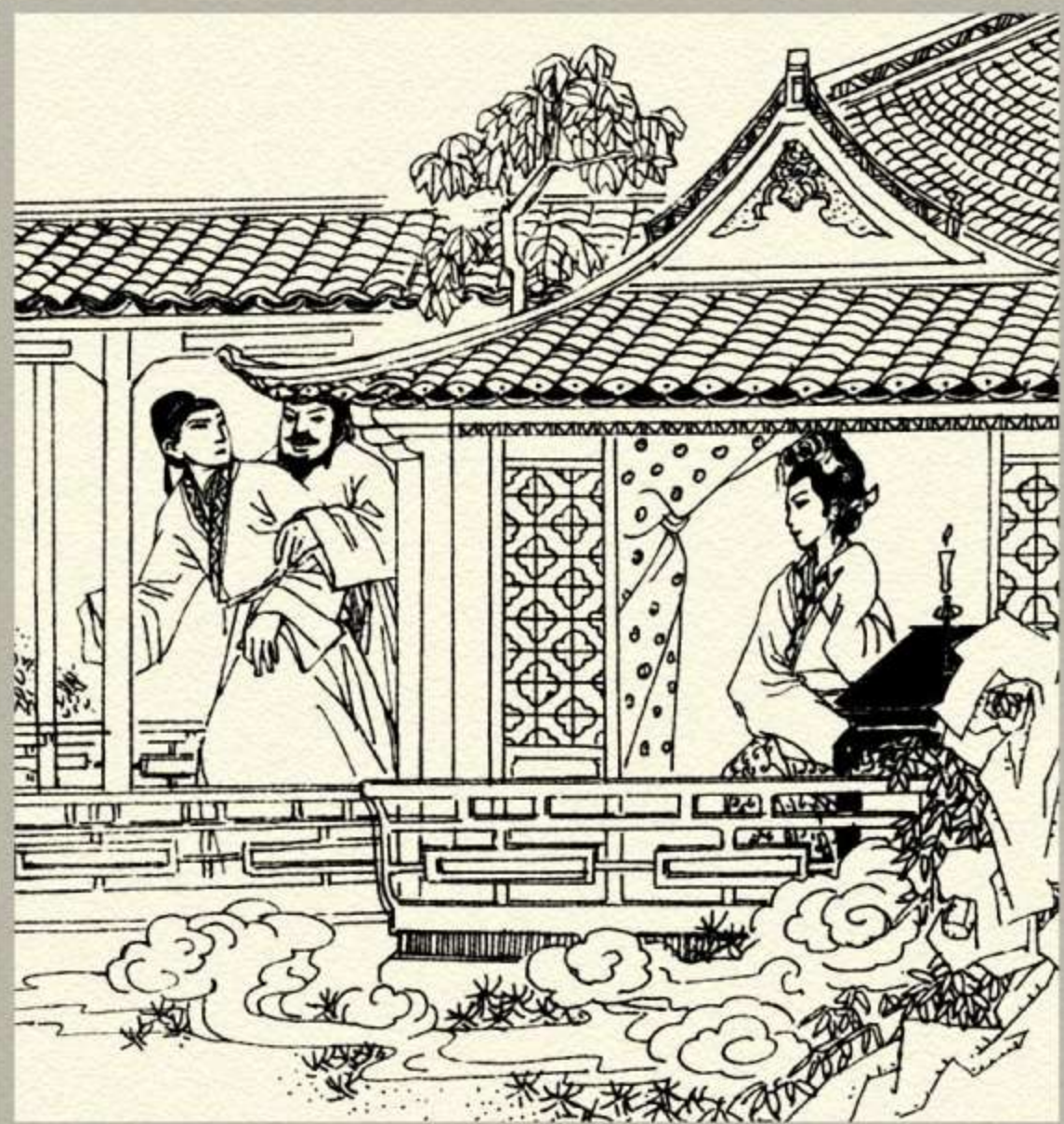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县城，在一家旅店安置了行囊，王文便独自上街游玩。这时，迎面走来一人，见了王文停住脚步，上下打量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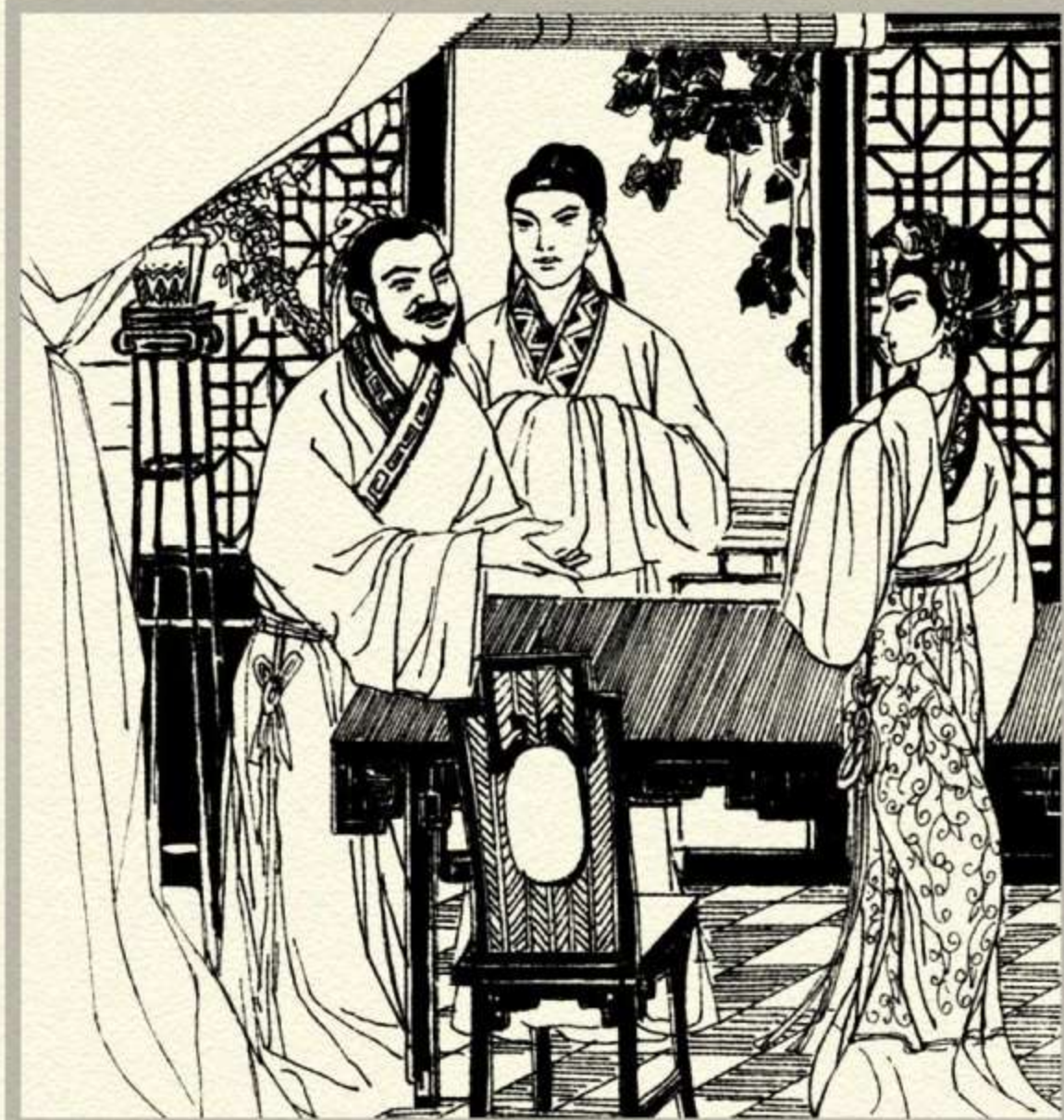
王文也仔細端詳那人，認出是鄉親趙東樓，他鄉遇故人，分外親切。趙東樓是個富商，出外已四五年，拉住王文探問家乡景況，又邀他去住所細談。



王文推辭不過，只得隨着趙東樓走進一所精巧的院落，穿過回廊到了北屋，王文剛要邁進門檻，却見房里坐着一個插珠戴翠的婦女，便又急忙退了出來。



赵东楼见王文这样拘谨，不禁哈哈大笑，一把将王文拉进门去，又吩咐那个名叫妮子的妇女快去准备酒菜。



妮子含笑走了，王文这才坐了下来。赵东楼告诉他，这里是妓院，自己因客居寂寞，所以就以此为家了，王文听了更加局促不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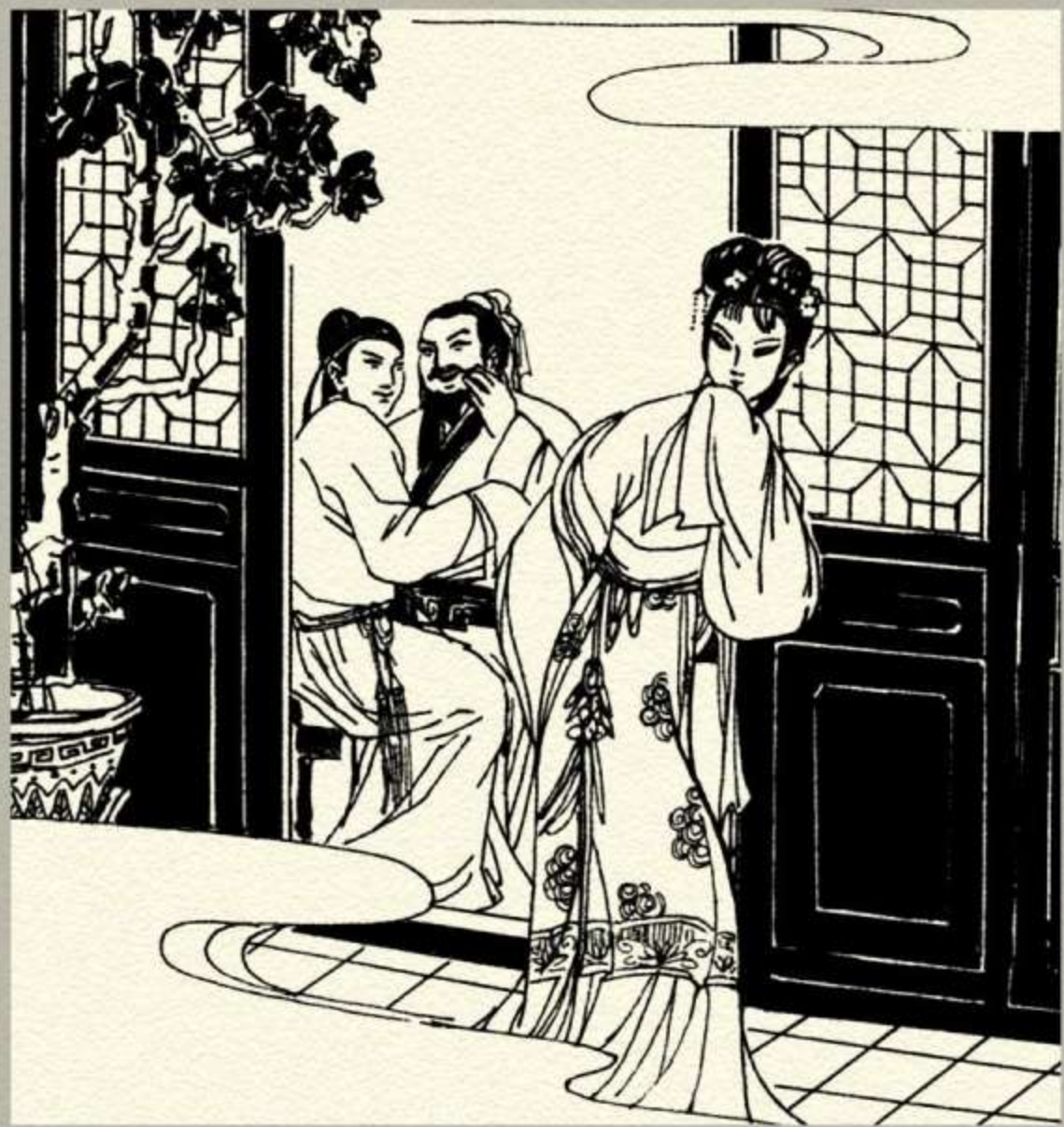
不多时酒菜备齐，赵东楼热情款待，妮子也不断进来劝酒布菜。王文如坐针毡，他十分厌恶这种应酬，几次离席告辞，赵东楼强留不放。



王文正在设法脱身，猛然看见门外走过一位少女，淡妆素服，秀逸脱俗，他怔住了。那少女看见王文，也不觉停住了脚步。



俩人默默相视。少女见王文英俊庄重，不像富家子弟那样轻薄，心里十分敬重他。这时，赵东楼向少女扮了个鬼脸，少女才含羞低头走开了。



少女的背影在回廊的尽头消失了。王文还痴痴地望着。赵东楼一再打趣他，他都没听见，赵东楼说：「这是妮子的妹妹，名叫鴉頭，今年十六岁了。」



赵东楼说，鴉头性情刚烈，她母吴婆贪财逼她为娼，屡次打得她遍体鳞伤，她都不从，所以至今尚未接客。王文听了更是感叹，想到自己家境贫寒，无法帮她赎身，心里很觉怅惘。



赵东楼觉得王文迂腐可笑，便逗弄他，叫他备些银子来与鴉头欢聚一宵，还说自己情愿添凑十两，玉成好事。王文认真地想了想，就回旅店去凑集银两。



第二天，王文拼湊了五兩銀子来找赵东楼。赵东楼见他如此认真，明知婆子必嫌钱少，鴉頭也不会答应，自己又想落得做个顺水人情，便去找吴婆子商谈。



果然，婆子嫌十五兩太少，一口回絕。趙東樓剛要出去回復王文，鴉頭却突然闖進屋來，說自己願意接待王文。



婆子无奈，心想鴉頭性情倔强，难得她今天自愿接客，就勉强答应了。赵东楼后悔不及，只得忍痛掏出十两银子添上，交给吴婆。



王文在前院正等得坐立不安，忽见赵东楼出来了。
赵东楼向他吹嘘了一番，就把他送到了鴉頭的房內。



趙東樓取笑了鴉頭几句，哈哈笑着走了。房中剩下王文和鴉頭，倆人对面痴立了半晌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。



夜深人靜了，他倆還在燈下低聲倾诉，越談越投機，越談越知心。王文想到天明就要和鴉頭分離，止不住滴下泪來，鴉頭深情地望着他，用手帕替他拭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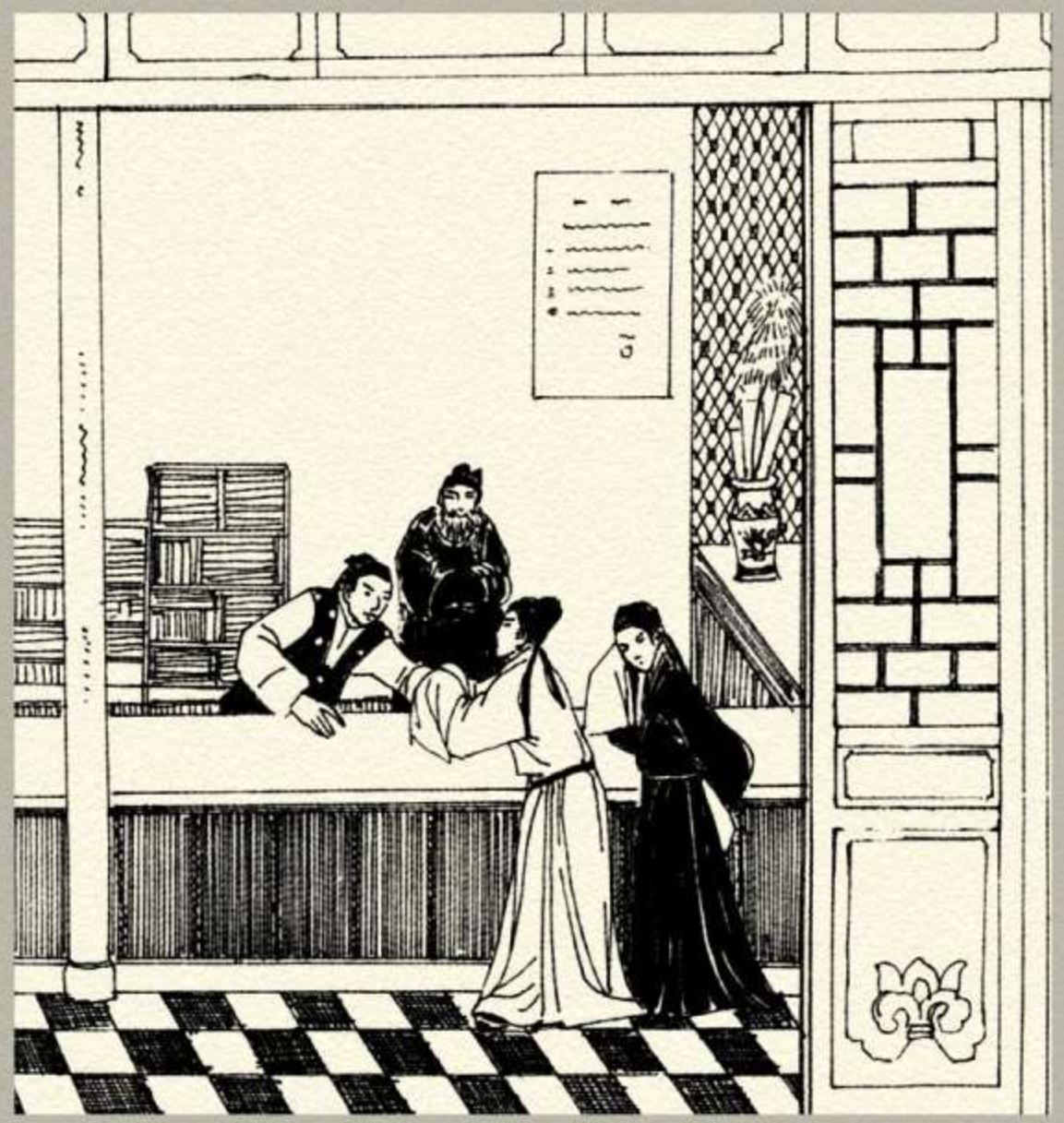
王文自恨不能幫助鴉頭跳出火坑，真是又愧又愁。鴉頭悄聲告訴他，愿和他连夜逃走。王文又惊又喜，疑是自己听错了。鴉头却不慌不忙地開箱取出一身男裝来。



鴉頭換上男裝，也扮成書生模樣，只听譙樓鼓打三更，便挽着王文悄悄走出妓院，直奔旅店而去。



到了旅店，王文敲开店门，对店主人说有紧急事务，立刻要动身。一边唤起刘忠，叫他整理行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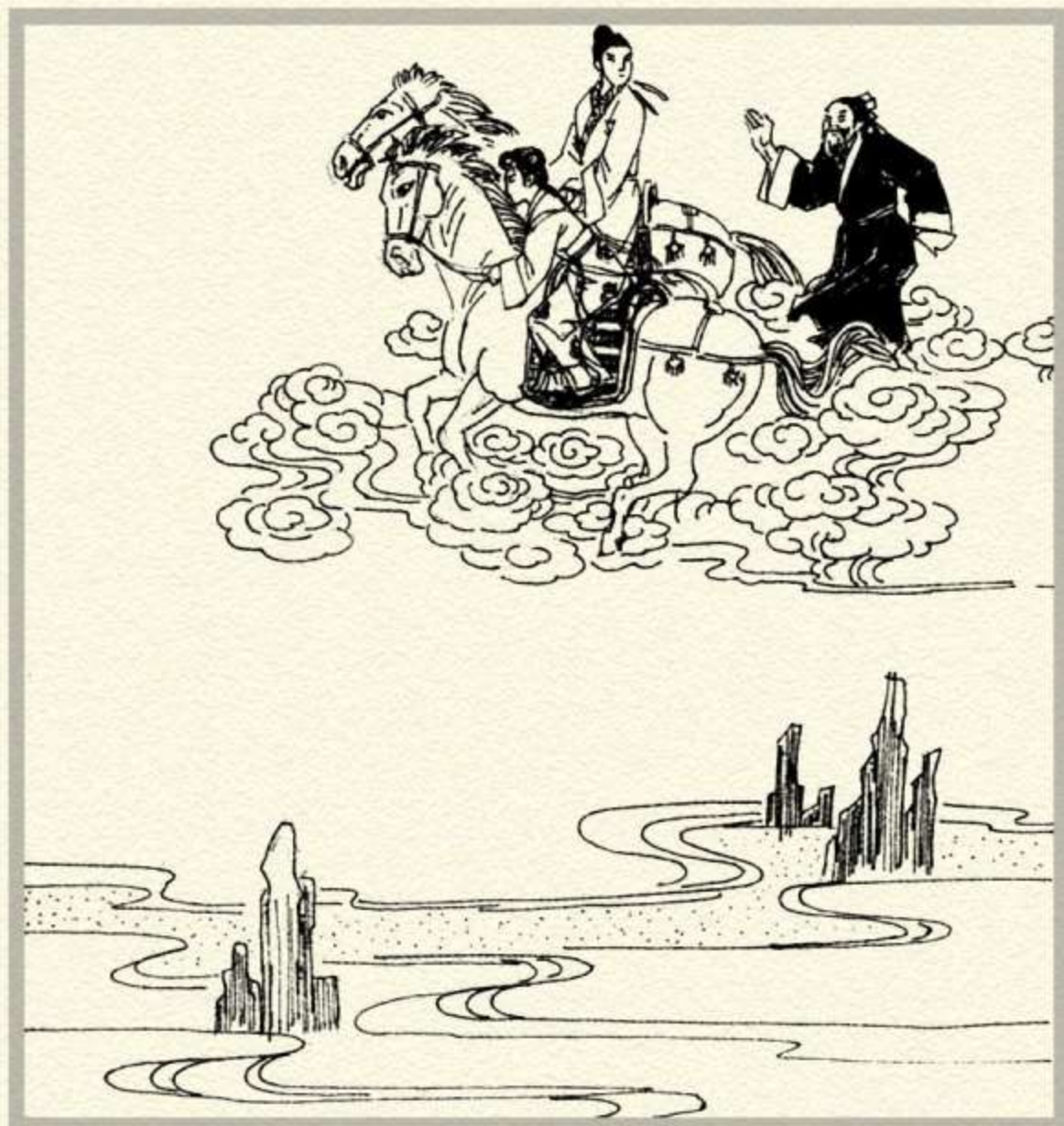
刘忠把两匹牲口牵了出来，鴉头从身边取出三张符纸，贴在两马的左耳上和刘忠的脚踝上。



她和王文騎上牲口，說也奇怪，馬剛一舉步，就像閃電般地飛馳起來。劉忠看愣了，正擔心自己趕不上，却突然覺得腳底下像騰云一樣，不由自主地緊跟在王文身邊。



当晨星稀落东方发白的时候，他们三人已来到汉江口。王文回头一看，非但黄河早已不在，并且离中原也一千多里了。他大吃一惊，鴉头这才说出自己是狐，母亲贪财，逼她为娼。



王文听了只是出神，半晌不语。鴉頭以为他知道了底细，不再爱自己了，心里十分凄楚。直到王文说出决无二心，她才放下心，含泪微笑了。



三人在鎮頭上租下了几間房屋，安頓下來。王文又发愁今后的生活，鴉頭說：「只要我們勤懇操作，三人溫飽何足忧虑？」



鴉頭叫劉忠將兩匹牲口牽到市上賣了，買進一些家具，把臨街的两间房收拾出来，开设了一家小饭馆。



鴉頭做得一手好菜，亲自在厨房烹调，刘忠当跑堂的伙计；王文写账兼打杂。一家三口勤劳过日子，亲密异常。



到了晚間，鴉頭在燈下做針綫，綉些荷包、汗巾，手工精巧、花色鮮艷，人們都爭着來買。王文在一邊寫詩作画，陪她說笑，兩人相敬相愛，左邻右舍都贊不絕口。



这样过了一年。有一天，王文和刘忠已收拾好店堂，鴉头却迟迟不到厨房操作。王文以为她病了，忙来内室探望，只见鴉头神色惨淡，坐在桌前独自垂泪。



王文惊慌万分，再三询问，鴉头才说出缘故。原来她算出母亲已发现她的行踪，灾难就要临头了。



王文心如刀割，却又无能为力，守着鴉頭寸步不离。到了半夜，鴉頭忽然高兴地说：「还好，是阿姊来了。」话刚刚出口，妮子果然就推门进来了，说：「私奔的小贱人，妈妈命我把你捆走！」



妮子掏出一根繩子，就往鴉頭脖頸上套。王文一把將她推开，妮子更氣惱了，扯住鴉頭衣袖往外拖。鴉頭用力掙脫，喊着：「我只嫁一个丈夫，有什么过错？」



刘忠在外边听到吵闹，同邻居们拿着门闩、扁担、菜刀赶来相救。妮子见人多势大，吓得一溜烟跑了。



王文和鴉頭謝過眾人，立刻收拾行裝，打算遠避他方。



王文和鴉頭正要匆匆出走，吳婆子却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，滿臉怒容，罵道：「我知道死鴉頭不知好歹，非我親自來不可！快跟我走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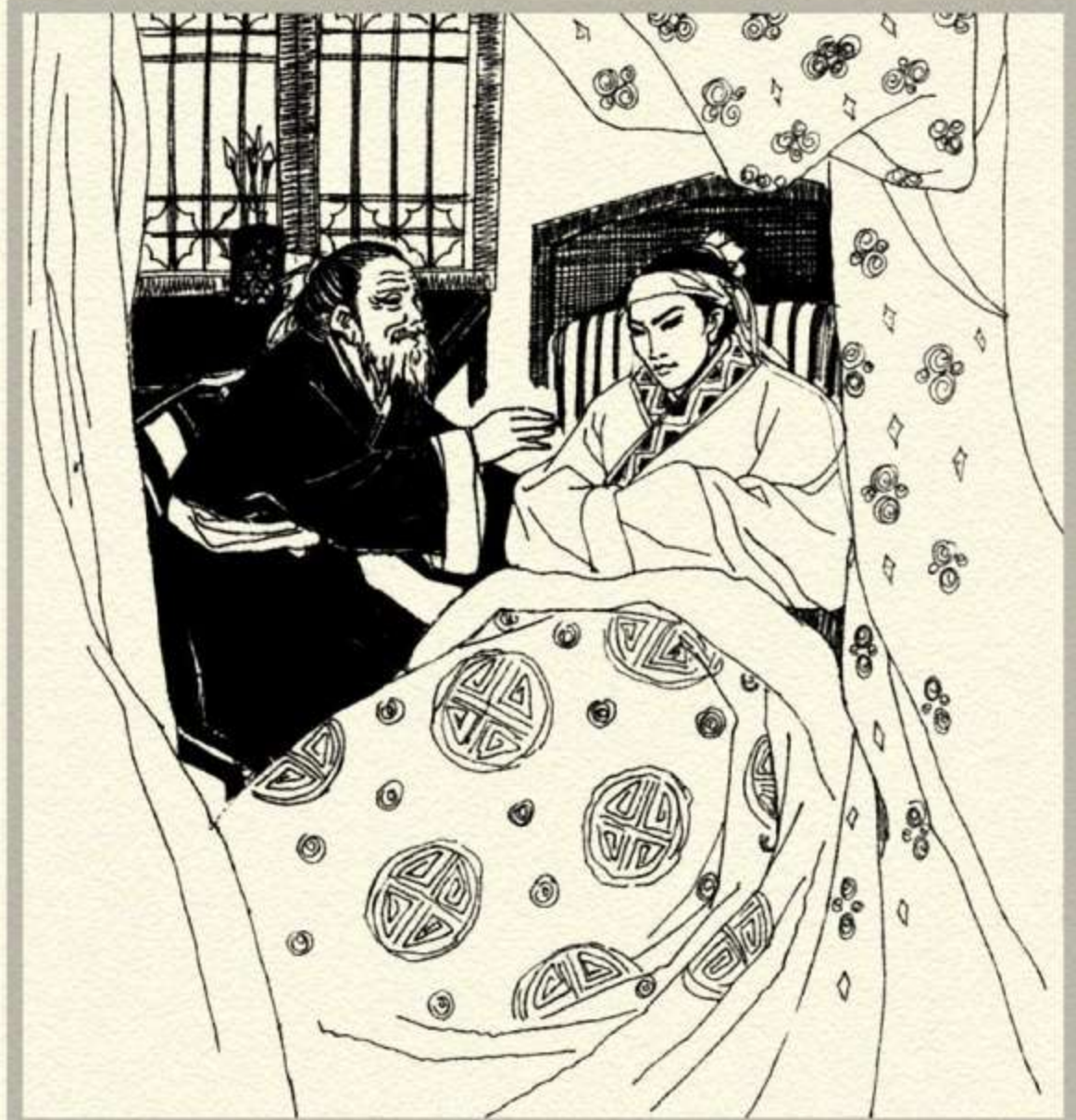
鴉頭苦苦哀求，婆子毫不理睬，一把揪住她的頭髮，就往上提。王文搶上前去阻拦，被婆子用手指一點，就栽倒在地。



刘忠闻声赶来，只见王文昏迷在地，鴉头却不知去向了。他急忙扶起王文，喷水、捶背……好不容易才将他唤醒。



王文失去愛妻，像瘋了似的几天不吃不喝。刘忠劝他把东西卖掉，二人带着银两再回到从前遇见鴉头的地方，打算从婆子手里把鴉头赎回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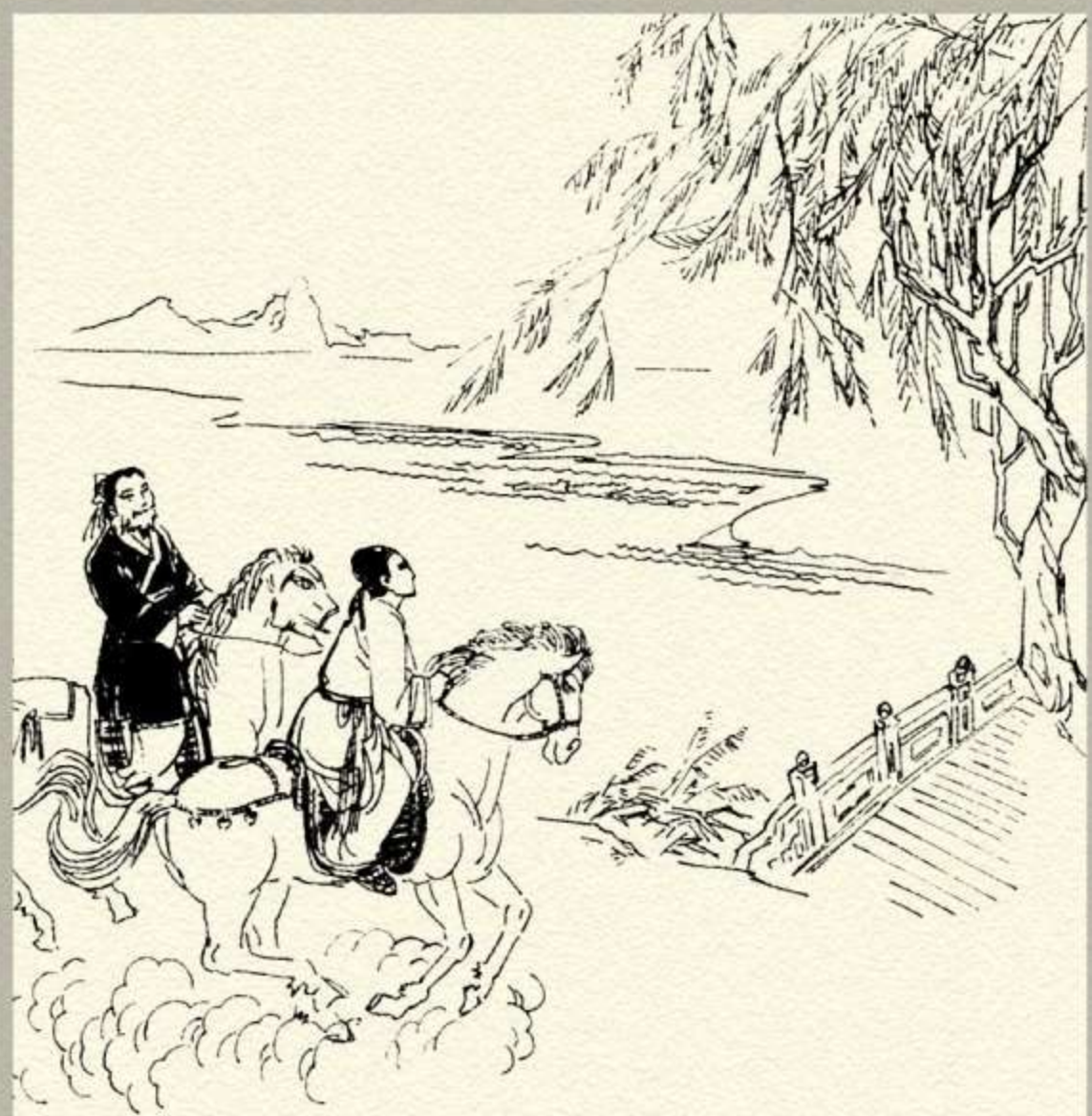
俩人到了鴉头的原处，只见门庭如故，居住的却已是别人了。打听四邻，谁也不知道吴婆子搬往何方。



王文四处查访，历经半载，始终探听不到爱妻的下落。他心力交瘁，万念俱灰，和刘忠回到家乡，闭门谢客，只在家中读书种菜，日夜思念鴉头，誓不再娶。



过了几年，刘忠见王文日益消瘦，怕他郁闷出病来，就劝他出外游历散心，王文也想再去找鴉头，俩人便又骑上快马出发了。



他们到了京城，偶然经过一所育婴堂，见门口站着一个五岁的小孩，孩子的面貌与王文一模一样。刘忠再三端详，不肯走开。



刘忠劝王文把这孩子赎出来带回家乡。他们找管事的商议，才知道这孩子名叫王孜，五年前由路人在荒郊拾得，送进育婴堂，他胸前有封血书，上写「山东王文之子，故名王孜」。



王文见到血书十分惊讶，心想：我怎么会有一儿子呢？又想：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，无非是巧遇罢了。刘忠却无限喜欢，抱着孩子不肯放手。



他俩带王孜回到家乡。王文很疼爱他，亲自教他读书写字。孩子越长越像王文，见到的人都说：看相貌就知道这是王文的儿子！王文听了感到很安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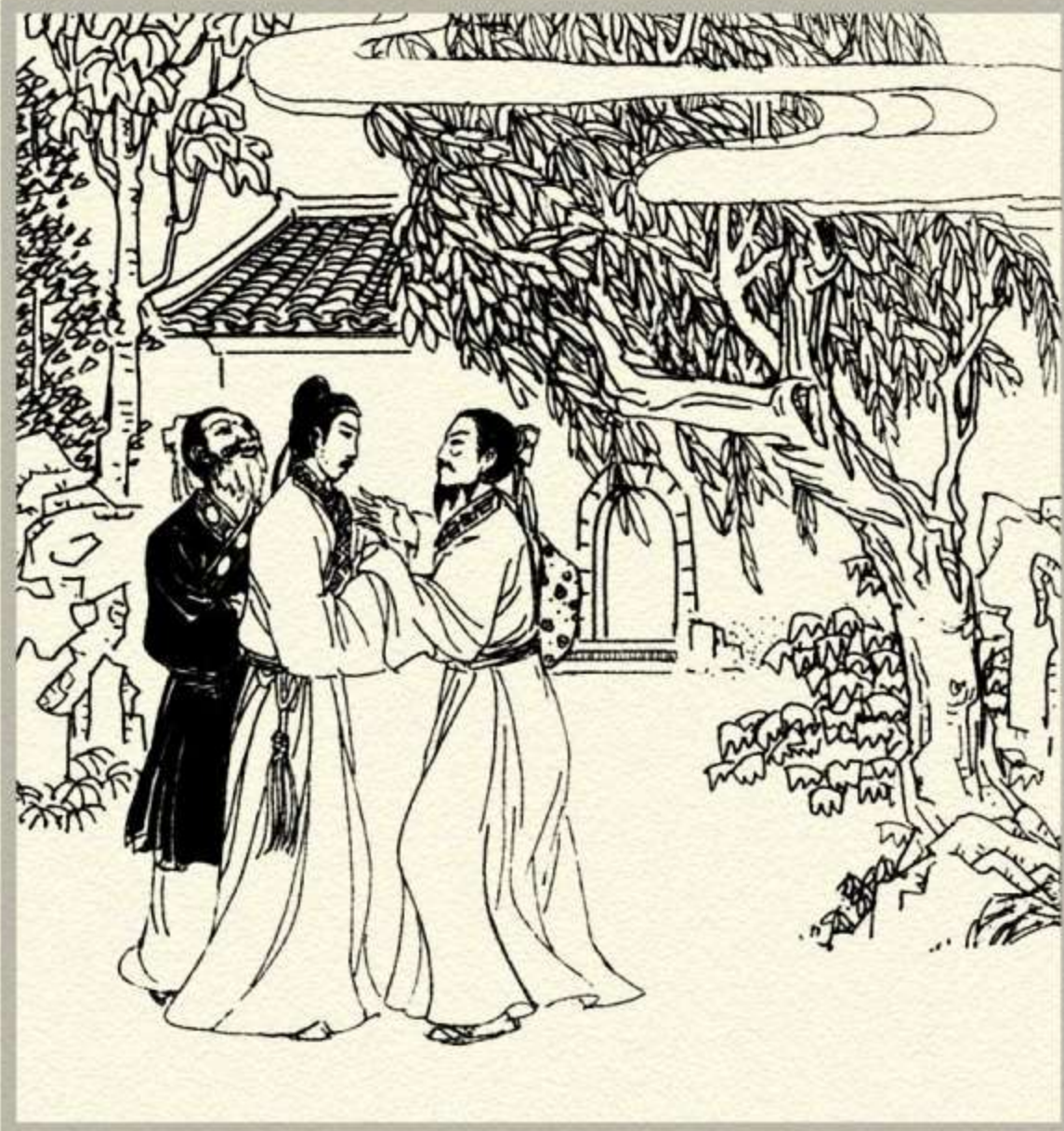
王孜渐渐长大，性情刚直，力大无比，不爱赋诗作画，专爱射箭打猎，王文和刘忠都不忍十分管束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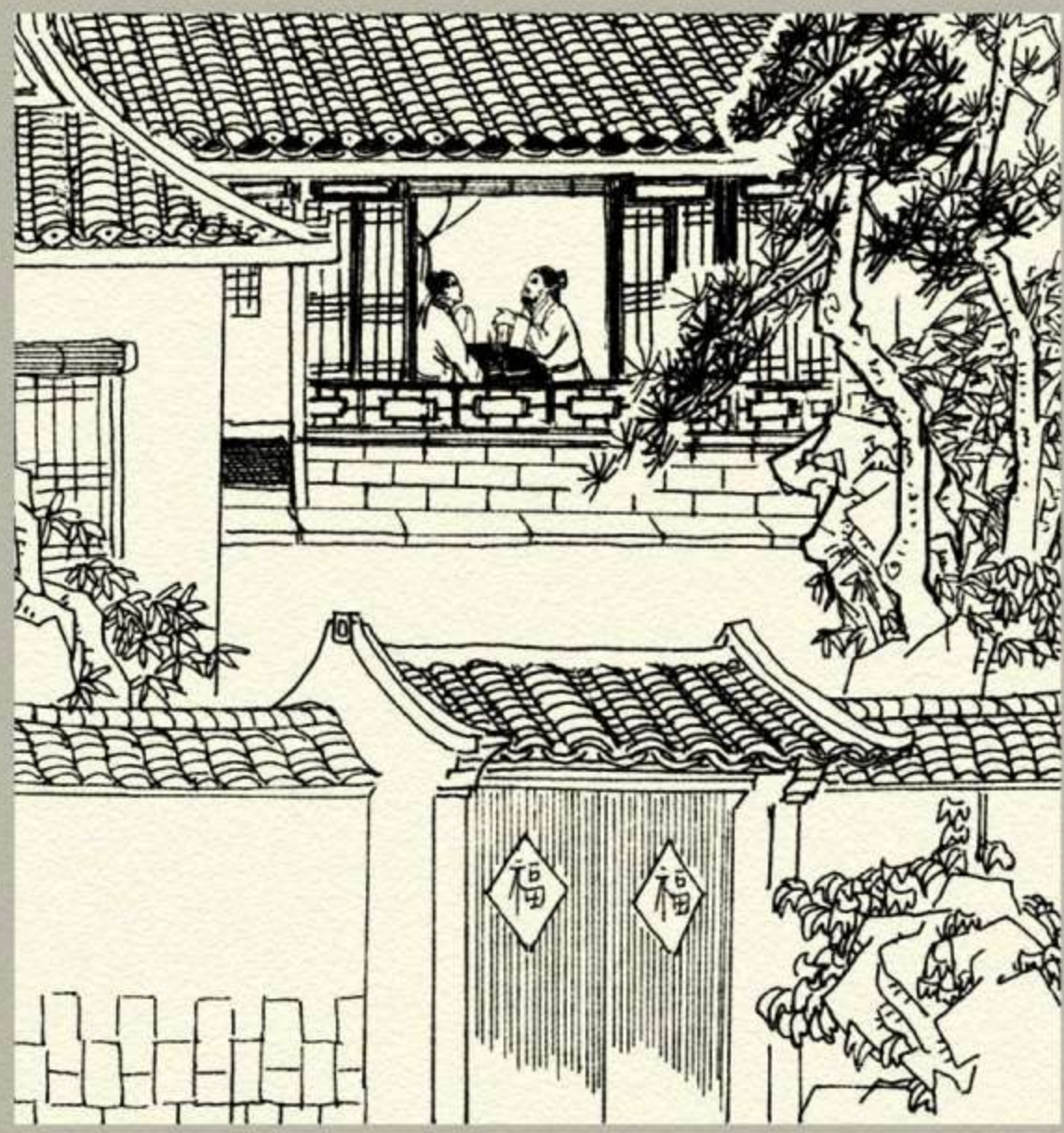
王孜说自己能看见狐狸精，大家不信，后来附近有人家闹狐祟，扰得日夜不宁，请王孜去看。他一去就指出狐狸精隐藏之处，用刀砍去，立刻听到狐狸号叫，落下毛和血来。



一天，王文在街上散步，忽然遇见赵东楼。只见他衣衫破旧，容颜枯瘦，王文很觉奇怪。



王文邀趙東樓回家暢談，
從趙東樓口中，到底探
出了鴉頭的下落。



原来婆子捉回鴉頭以后，把她打得体无完肤，眼看快要断气了，婆子才住手。



婆子不管鴉頭傷重垂危，用牛筋將她捆起，全家
迁往京城。赵东楼迷恋妮子，把货物廉价出售，随着
同往京城，一路上的花费，都用他的银两。



到了京城以后，鴉头的伤痕尚未平复，婆子就又逼她为娼。鴉头誓死不从，被婆子囚禁在石屋中，整天挨饿受冻。



不久，鴉头在石屋里产下一个孩子，她怕婆子下毒手，日夜把孩子搂在怀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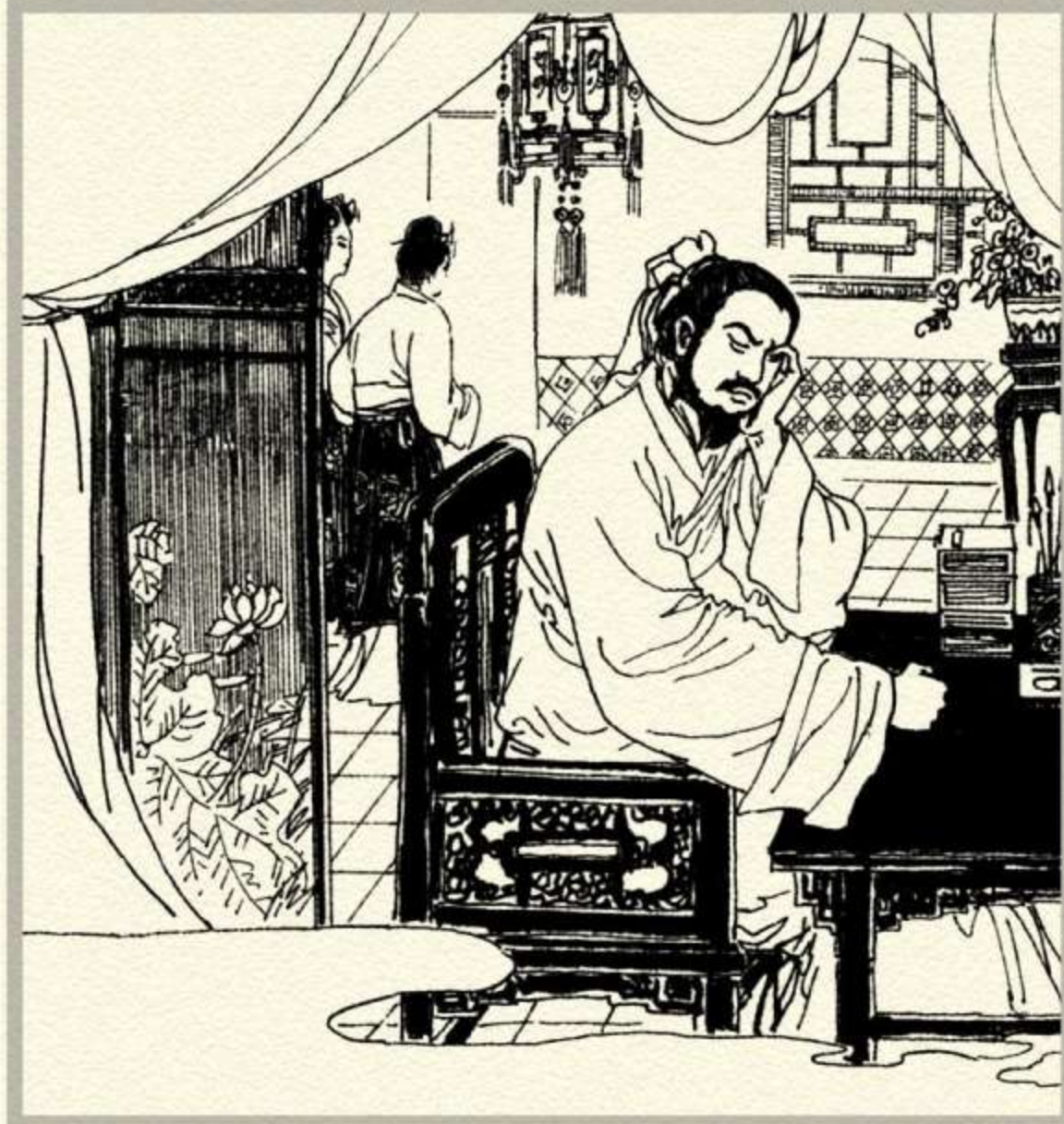
婆子多次來搶奪，到底把孩子從鴉頭懷中劫走，丟棄在荒郊野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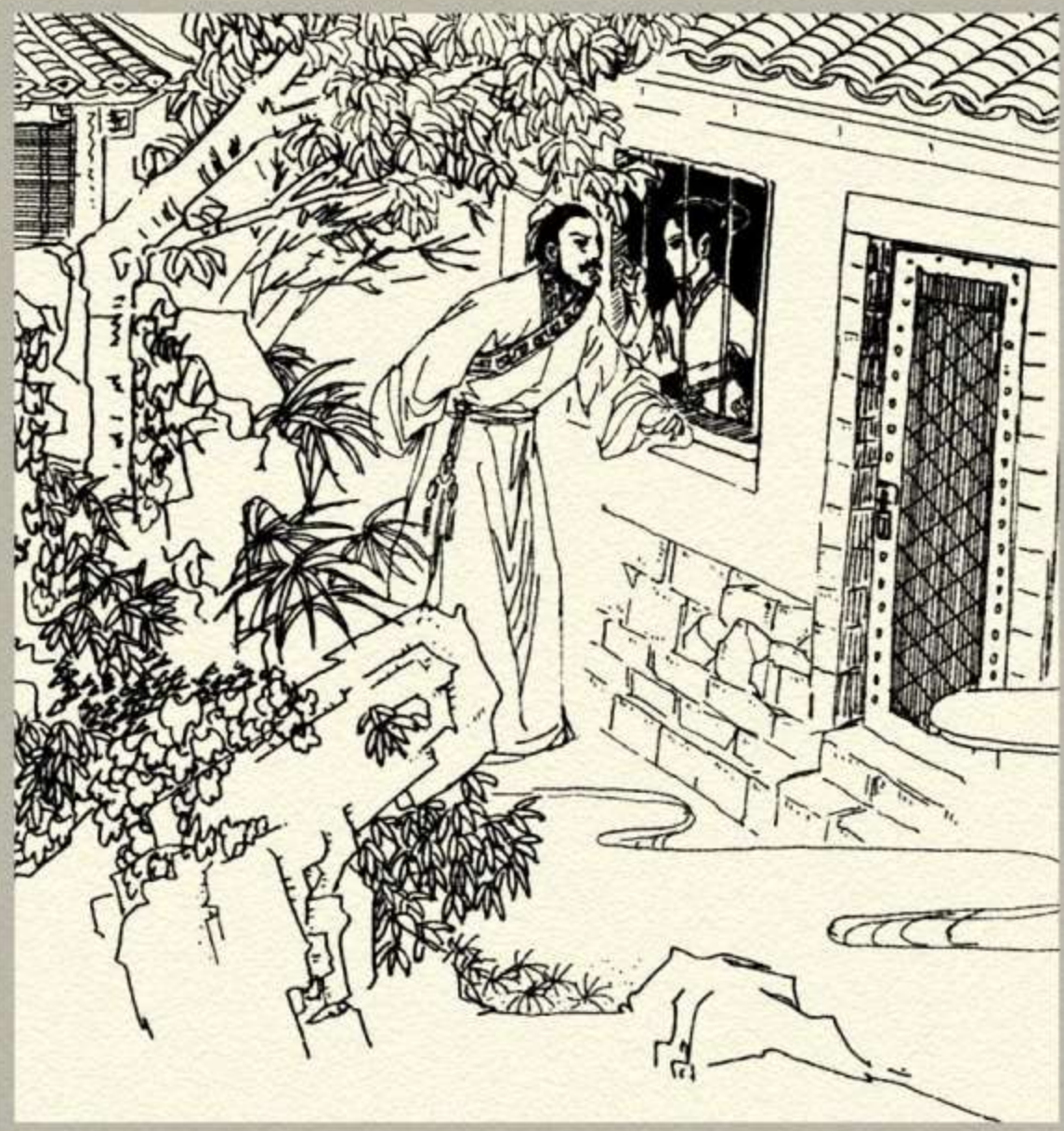
赵东楼带来的一万两银子，经不起妮子挥霍，婆子勒索，渐渐耗尽了。婆子立时翻脸无情，常以恶言嘲讽，赵东楼只得忍气吞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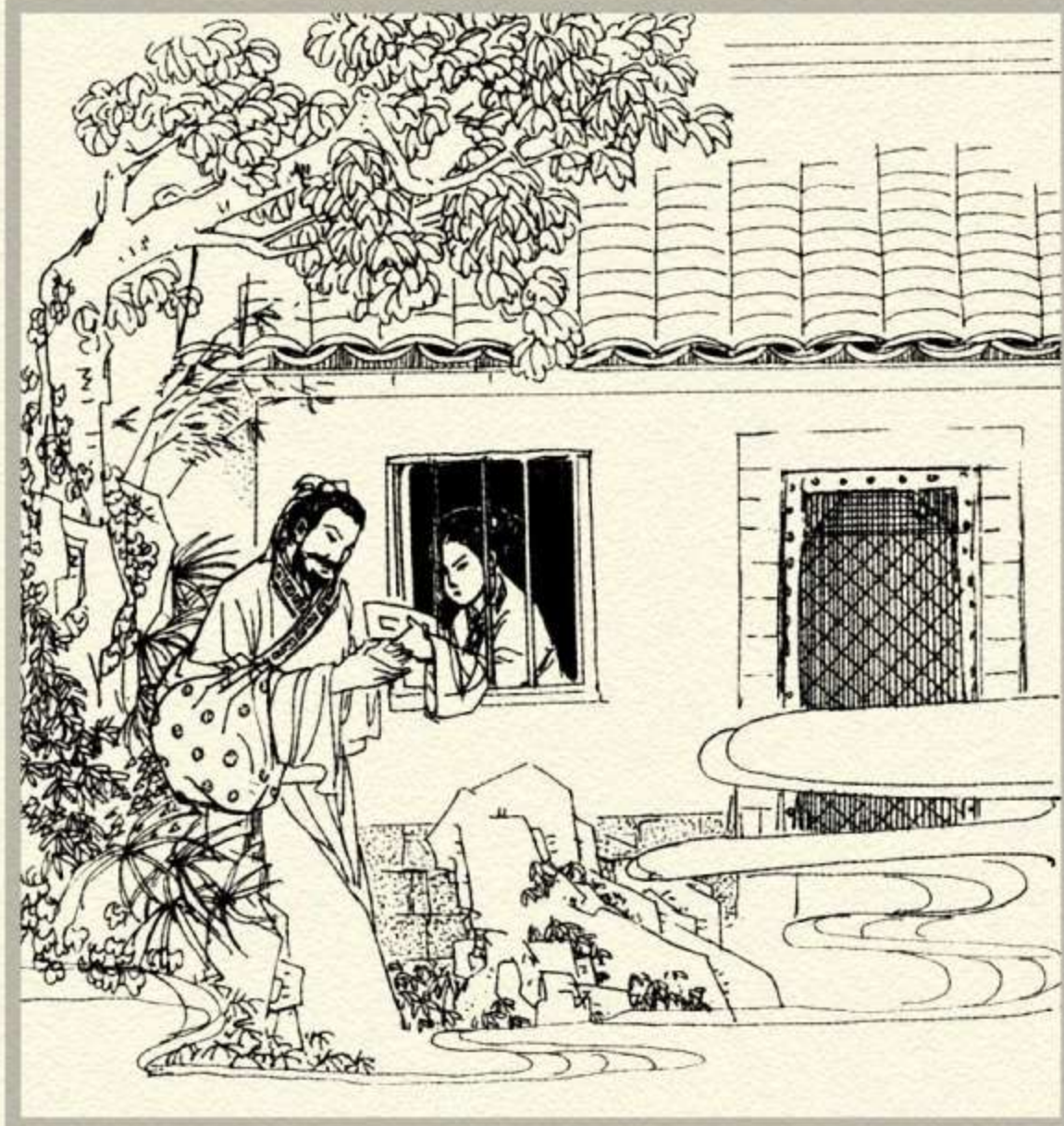
妮子对他也一天比一天冷淡，把他呼来唤去，还要奚落他。后来，她时常住到官宦家去，往往数日不归。赵东楼失神落魄，到处遭受白眼。



一天，婆子母女都到豪门应酬去了，赵东楼闷闷地在廊下徘徊，不觉踱近石屋，忽听得鴉头轻声唤他，劝他速速离去，免受灾祸。他这才如梦初醒，决意回乡。



赵东楼只将自己随身衣服打了一个小包，匆匆又到石屋小窗口向鴉头告别。鴉头含泪递给他一封信，再三托他面交王文。



说到这里，赵东楼取出那封信来，王文急忙拆看，不禁点点泪珠洒湿了信笺。这时，他才确信王孜真是自己的亲骨肉。



王文擦干眼泪，把鴉头的信珍重地收在怀里。他
凑了二十多两银子，赠给赵东楼。



王文送走了赵东楼，又拿出鴉頭的信来细读。这时，王致兴高采烈地打猎回来了，将自己射死的一只花豹献给父亲。



王文见到儿子，更止不住两眼落泪。他叫王孜坐下，沉痛地叙述起往事来。



刘忠进来送茶，听到这段伤心事，也呆呆地立在一边抹泪。最后王文把信递给儿子说：「你母亲早已知道你在我身边，这是她托赵伯父带来的信。」



王孜急忙看信，看到「唯有我儿能救我出难，但须嘱他勿伤我母姊性命」时，气得暴跳如雷，两眼瞪得眼眶都要裂开了。他带上宝剑和弓箭，立时要去替母亲报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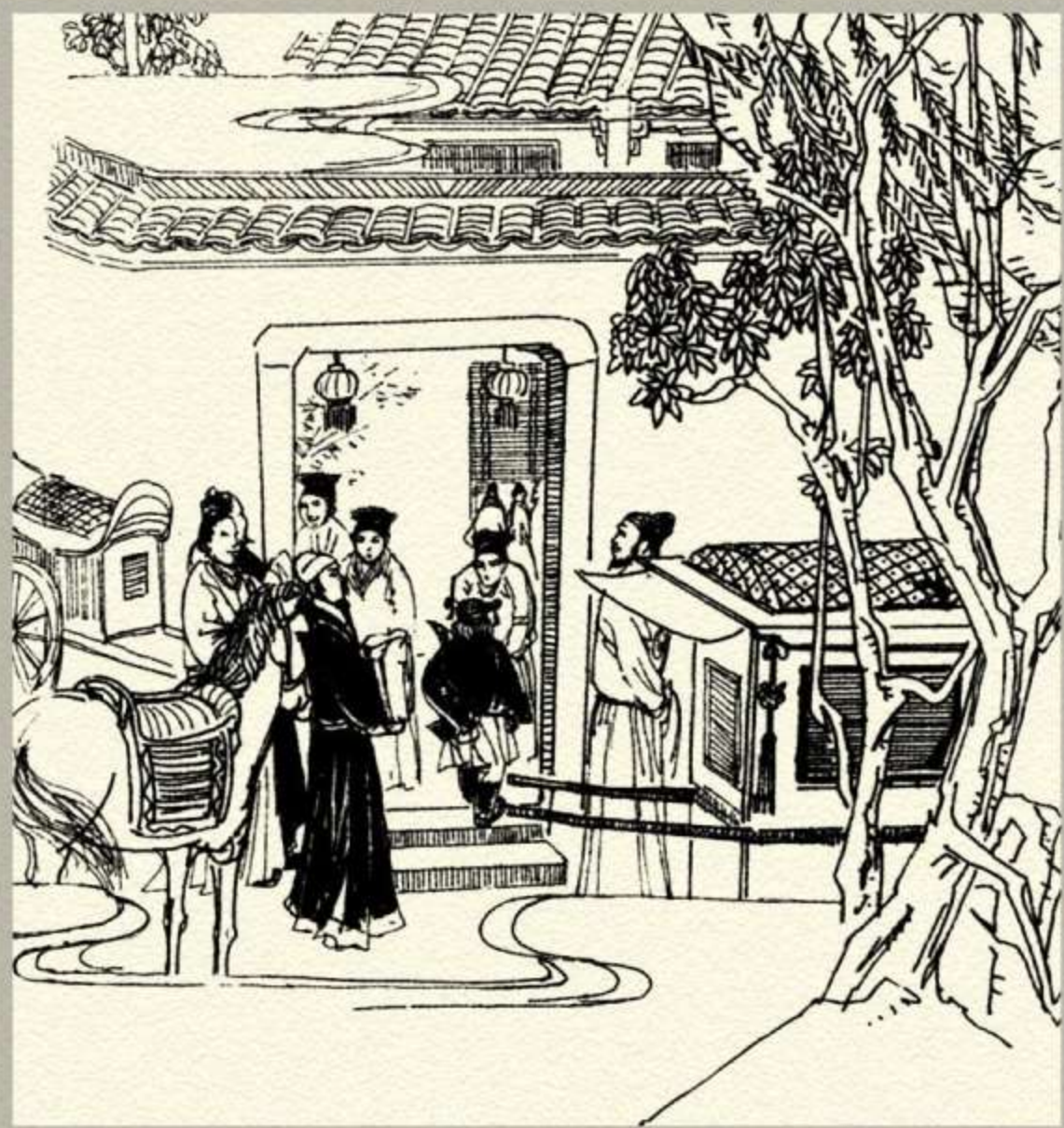
王文拉住儿子，劝他明早动身，他不听；王文和刘忠又要和他同去，他也不答应，只叫父亲安心静候好消息，便大步走出门去。



王文和刘忠追到门外，只见王孜早已腾身上马，飞驰而去，马蹄扬起了一片烟尘。



王玖日夜奔驰，两天就赶到京城。他找到吴婆子住所，只见华灯高照，车马盈门。王玖推开守门的恶奴，直闯了进去。



他见妮子正在堂上陪几个贵公子猜拳行令，便拔出宝剑大喝了一声，妮子猛然看见王孜，吓得脸如死灰，浑身战栗。



妮子正想逃走，被王孜一剑刺倒，尸体变成一只狐，客人们吓得魂飞魄散，四散逃开。



王孜奔入后院，找到厨房，看见吴婆正监督仆役做菜，嘴里还不住斥骂、催促。王孜一个箭步跳过去，刚要拉开弓弦，婆子却突然不见了。



王孜四处一看，张弓搭箭向屋梁射去，一只老狐应该从梁上堕下，那支箭正好贯穿了她的咽喉。



王孜跑到囚禁鴉頭的石屋前，用宝剑削去门环上的铁锁链，一脚踹开沉重的铁门，跪倒在母亲面前。



鴉頭抱住兒子痛哭失聲，十數年的磨難，把她摧殘得兩鬢斑白了。她含泪端詳着兒子，見他已長大成
人，心里分不清是辛酸還是歡喜。



王孜扶她走出石屋，她见到两只死狐，不禁又难过起来，责备儿子不应该如此绝情。王孜说：「孩儿是为母亲报仇，为百姓除害。」



鴉头命王孜把她俩的尸体埋葬起来，又在坟前哭祭一番，才由王孜扶上马，回转家乡。



王文和刘忠等到第五天，王孜母子回家来了。他踉踉跄跄抢上前去，握住鴉头的双手，俩人无言地紧紧依在一起。历经千辛万苦的患难夫妻重又团聚了。





鸦 头

聊斋誌異 收藏本 上

原著：蒲松龄

改编：陈元宁

绘画：王丽铭

封面：杜滋龄

出 版 人：刘子瑞

责任编辑：施振广

技术编辑：李宝生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 23282867
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 新华书店 经销

印刷：天津海顺彩色印刷包装技术开发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张：1.6

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5305-3209-X 印数：1-3500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